

13世纪末，元代旅行家周达观随使团前往中南半岛古国真腊，游历一年后撰成《真腊风土记》。真腊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对柬埔寨的统称，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发生于吴哥王朝，这是古代柬埔寨最繁荣鼎盛的时期。周达观笔下，不仅有吴哥王城的辉煌胜景，也有百姓生活、山川物产的细致描摹，是现今唯一系统呈现吴哥王朝风貌的一手文献。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行文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真腊风土记》至今已被译成10余种语言、20多个译本。去年，由我领衔翻译的《真腊风土记》柬文版在柬埔寨金边发布。新译本中特别融入了中柬吴哥古迹考古合作的新发现、新成果，为这段跨越700余年的吴哥文明之旅注入新的时代价值。

### 旅者行疆记录中柬往来

根据史料，周达观从浙江温州出发，船行海路3个多月抵达真腊。从海边到内陆，从风光到民俗，他记载了大量一手独家信息。

金碧辉煌的吴哥王城给周达观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记录中，王城周长可达二十里，面积广阔。高大宏伟的寺院塔顶，栏杆贴有金箔或铜箔，在阳光照射下发出灿灿光辉。金碧辉煌的建筑内，陈列着金狮、铜象等精致雕塑。通过细致的描述，读者可以想见当时的繁盛景观。

周达观发现，当地并无成文法条，诉讼判决大多归于神判。妇人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除了国王，当地不论男女都衣着简单，甚至只在腰间围布，贵族的布料稍为华美，儒者（当地称“班诂”）则“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作为区分。此外，吴哥时期的语盲，发音规律与现在的柬埔寨语非常相近；数字发音几乎一致，定语后置的语法习惯也沿用至今。

《真腊风土记》有大量当时中柬关系的记录，既涉及官方往来，也包括民间交流。中柬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国史书重点记载了柬埔寨使者来华的情况，对民间往来着墨甚少。《真腊风土记》里丰富的民间交流故事，为中柬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

周达观笔下的中柬民间交流十分热络。由于都城吴哥“米粮易求、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许多“唐人”（华侨）选择在此居住，并充分融入当地社会。在走访中，周达观邂逅了已在吴哥生活35年的温州同乡薛氏。他写道，有的唐人模仿贵族着装，打“两头花布”，虽然不合礼制，但人们或许考虑到唐人不通晓当地语言，也不计较。这些唐人还与当地女性通婚，并入乡随俗，由妻子操持家业买卖。

随着民间往来逐渐密切，中国的器物、习俗广泛传播至吴哥，融入人民

## 跨越时光长河的文明对话

——从《真腊风土记》说开去

顾佳贊

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周达观的描述，当地人的饭碗是来自中国的瓦盘，达官贵人出行时遮阳的大伞由中国红绸制成，唐人制作的矮床改变了当地人将竹席铺在地上睡觉的生活习惯。人们做生意时，小额交易用来自中国的商品充当货币，大额交易时才用金银结算。此外，吴哥民众使用的纪年法和中国完全相同，都是干支纪年法。

### 文化交流续写当代故事

《真腊风土记》呈现的是吴哥王朝晚期社会的完整风貌，相较于经过释读的同时期柬埔寨碑铭，周达观笔下的古国真腊更为直接、完整且易于理解。这部著作的海外翻译与传播肇始于19世纪初的法国，并在21世纪前后进入高潮。

《真腊风土记》原有3个柬文译本，译者均为柬文母语者。2023年开始，由中学者首次牵头，历时一年，重新将这部古籍译成柬文。在新的译本中，我们对此前柬文译本中的一些翻译问题进行了更正。例如，由于校注研究不足，译者将“象有凳可坐”误译为“象无凳可坐”。周达观抵达吴哥前就存在的巴戎寺浮雕墙上，雕刻着士兵坐在象凳上行军的场景。我们依据中文母本与事实，进行了更正。

同时，在与柬埔寨专家共同审校译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准确地翻译文字，还需要对中国文化术语进行必要的解释。例如，周达观用“鲁班墓”比喻吴哥寺，将中国的工匠之神鲁班比称为印度的工匠之神毗首羯磨，因吴哥寺被认为是毗首羯磨的杰作。于是，我们特别介绍了鲁班其人，希望将7个多世

纪前周达观的跨文化理解准确传达给今天的柬埔寨读者。

如果说周达观的记述展现了中柬文明互鉴的古代图景，那么，中国当代考古工作者扎根吴哥古迹群近30年，从修复周萨神庙、茶胶寺，到进行中的王宫遗址修复项目，正在续写《真腊风土记》的当代故事。随着中国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工作持续铺开，一大批新的考古证据问世，帮助我们校订了《真腊风土记》研究的既有成果。例如，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元林的考察，吴哥王城东北门和南门外石桥两侧的雕像数量并不是既有成果中的各27尊，共54尊，实为各54尊、共108尊。在译文中，我们根据这些新发现更正了相关表述。

与考古工作者交流时，我得知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与大部分文物修复项目显著不同。王宫地上部分的木质结构已经完全消失，建筑遗迹深埋地下，中国工作队需要从无到有地复原一座吴哥王宫。如今，王宫的立柱、瓦片和构件，以及当年供王室使用的廊道，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勾勒出王宫主体结构粗略的轮廓。与修复工作同期出土的还有中国宋元时期的瓷器和吴哥工匠自行烧制的瓷器。这些文物为还原吴哥王朝的王室生活增添了生动素材，也昭示着中柬古代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和柬埔寨同属亚洲文明古国，两国自古保持着旺盛的文化交流需求和动力。不论重译《真腊风土记》，还是在柬埔寨担任“文物医生”，都是以尊重彼此文明为前提，以发扬彼此文化为目的，通过一字一词的翻译、一瓦一瓷的发掘，助力构建中柬文明互鉴的壮丽愿景，推动中柬民间交往绵延不绝。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吴哥寺的窗棂。  
《真腊风土记》柬文版。  
吴哥王城南门外的天神雕像。

以上图片均为顾佳贊提供  
吴哥寺远景。  
博伊·阿努蓬摄（影像中国）



## 我在中国学豫剧

（喀麦隆）刘汴京

过他的演绎，我感受到中国人内心丰沛的情感，我对豫剧更加着迷了。于是，我开始系统观看他的豫剧表演，模仿唱腔，揣摩技巧。通过这种方式，我体会到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也产生了向李树建老师拜师学艺的想法。

在刘子杰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李树建老师。我坦诚地告诉他，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该如何迈出第一步。他建议我先跟着刘子杰学习一段时间豫剧的基础知识，还特意指出，想学好豫剧，就要提高中文水平，因为豫剧的唱腔、旋律和节奏需依托河南方言的声调变化与发音习惯呈现。

我还掌握河南话！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但从那天起，我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中文，用6个小时听中文对话，努力提升语言能力；另外用4个小时听豫剧演唱，感受并理解其中的韵味与技巧。这个过程很辛苦，也很艰难，但我没有放弃。因为我深知，语言是豫剧的“入门钥匙”，沉浸其中才能拿到这把“钥匙”，才能真正打开豫剧世界的大门。

与认识世界的方式。

2019年，我参加了河南卫视《梨园春》“擂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参赛期间，我积极准备，反复练习，最终获得总决赛银奖，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后来，我陆续在一些电视节目中表演，这些经历使我在唱豫剧时更加自信，也带给我很多快乐。通过网络，我将这些快乐分享给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我沉浸在豫剧艺术之中，无论在戏班、剧院还是演播厅，我都遇到很多真心热爱戏曲文化的人，比如我的师傅李树建、刘子杰和同门师兄弟姐妹，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我认为，只有真正热爱生活，才能唱好豫剧。每次排练和交流时，我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对这门艺术的珍视和对美好生活的情怀。

正因如此，我渴望继续留在中国，深入学习并传播豫剧艺术，在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听见、看见并感受到豫剧艺术的美好。

（作者为豫剧表演者、河南大学留学生）

## 文化交融的南洋诗篇

韩笑

### 旅人心语



引人注目。那精致的刺绣与鲜艳的色彩既承载着对祖籍国文化的记忆基因，又融入了南洋的独特风情。眼中所见，是娘惹装的凤凰刺绣图样和纱笼裙的巴迪蜡染纹样，耳中所闻，是围坐闲聊的老娘惹夹杂着闽南语词汇的马来语，我忽然懂得，所谓“答答娘惹”或许是把心思熬成椰糖，拌进斑斓叶蒸成了娘惹糕。

行至黄昏的姓氏桥，海风送来温软动听的闽南语。闽南华人移民以独特的文化塑造着乔治市的肌理，姓氏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8世纪末19世纪初，闽南华人来到槟城，他们以姓氏为纽带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向海而居、捕鱼为生，这些聚居区也以姓氏命名。踏上姓周桥，脚下的木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在轻声诉说华人在这些土地上努力打拼的往事。桥两边的木屋有的是民居，有的则改造为店铺。我信步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是一位和蔼的华人老伯。他热情地与我攀谈，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中文向我介绍姓周桥的传统习俗。

“五脚基”是乔治市颇具代表性的街头景观。当地建筑物前，常有一条至少5英尺宽的走廊，走廊由立柱支撑，形成半开放的空间。五脚基既有罗马柱、圆拱形窗等西方古典建筑特征，又有回形花纹等中国传统装饰。这些走廊不仅为行人遮阳挡雨，也是人们日常社交及商业活动的场所。在这里，能品尝小摊贩们热情售卖的马来沙爹、印度抛饼、福建虾面、泡芙蛋挞，聆听不同族群用马来语、泰米尔语、华语、英语谈天说地。五脚基成为乔治市多元文化在建筑景观的生动体现，流连其间，我得以管窥多元族群共生共栖、相辅相成的文化切面。

听到这里，万千感慨交织于心。姓氏桥不仅是华人的居所，也是他们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中马两国文化交融的佐证。在阵阵海浪的轻声吟唱中，百年木桩群仿佛化作活字印刷版。一个个姓氏漂洋过海，在海水的浸泡中焕发新生。

在归程的飞机上重温《槟榔屿志略》，清末名医刘钧笔下的南洋在我眼前愈发清晰。当舷窗外最后一片槟榔树林隐入云层，圣乔治教堂的希腊式圆柱、五脚基下不同肤色孩童打闹的笑脸、侨生博物馆中娘惹新娘的凤冠和姓周桥那被落日染成老普洱茶汤色的木板历历在目……乔治市就像一本诗集，每一个诗行、每一个韵脚中都是一个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故事，引人入胜，掩卷难忘。

## 咖啡香飘维也纳

郭梓云

来到奥地利维也纳，为体验当地的咖啡馆文化，我随其他游客在中央咖啡馆门前排起长龙。这是维也纳最具历史底蕴的咖啡馆，坐落于费尔斯特宫，巴洛克风格的设计奢华优雅。自1876年开业以来，中央咖啡馆迅速成为思想巨擘、艺术先锋的热门聚会地，孕育出颇多流行于20世纪欧洲的艺术灵感。

走进咖啡馆，奥地利作家、诗人彼得·阿尔滕贝格的塑像在入口处迎接客人。他将通信地址留在这儿，接待朋友也在里面，写作自然更在这里，于是就有了名言“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足见咖啡馆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在四周鼎沸的交谈声中，点一杯经典的维也纳混合咖啡，醇香弥漫，时光流转，我仿佛置身当年名人大家在此激烈辩论、灵感迸发的氛围中。

作为欧洲三大咖啡文化发源地之一，维也纳的咖啡传统历史悠久。据传1683年维也纳之战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士兵发现仓惶败逃的奥斯曼帝国敌军留下的几麻袋咖啡豆，自此拉开维也纳咖啡发展的序幕。19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生意进入鼎盛时期，全城咖啡馆数量约600家。为招揽生意，许多咖啡馆免费提供报纸，据说中央咖啡馆最多时曾提供过250类报纸杂志。

在维也纳，咖啡馆不仅是当地人喝咖啡、品美食的空间，还成为知识分子汇聚思想、启迪创作的场所：施特劳斯父子在这里进行音乐



国际副刊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陈熙芮  
电子信箱：rmrbgj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